

CHINESE TRADITIONAL ANIMAL CULTURE



中国传统动物文化

马玉堃◎著



科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动物文化

马玉堃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主要探讨动物在中国文化中的各种现象,研究动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起到的独特作用。全书共分七章,分别从动物是人类生存与文明的物质基础、中国人的原始动物崇拜、动物与中国传统祭祀文化、动物与中国原始崇拜对象的形象、动物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符号标志、动物与中国传统象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动物等方面对此展开详细论述。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在校学生阅读材料,也可供广大社会科学学者及其他喜爱中国文化的各类人士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传统动物文化 / 马玉堃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5.4

ISBN 978-7-03-043621-4

I. ①中… II. ①马… III. ①中华文化—动物—研究 IV. ①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45632 号

责任编辑: 张会格 王 好 侯彩霞 / 责任校对: 李 影
责任印制: 徐晓晨 / 封面设计: 北京明轩堂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4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1000 1/16

2015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5 1/2

字数: 298 000

定价: 8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作为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考古学成就表明，中国先民在史前阶段就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社会系统，具有了明确的精神思想和文化习俗。

中华文明是在自然和人为两方面因素影响下逐步形成的，对此进行深入挖掘一直是中国学界所共同关心的大事情。动物作为人们赖以生存的客观物质对象，其对中国人的影响直接而深远。这种影响已经超越物质层面，且逐步上升到精神层面，其总体表现可以统称为“动物文化”。“动物文化”具体表现是多方位的，诸如中国的语言、文字、绘画、建筑、哲学、政治、宗教等，无不带有或明或暗的动物元素。马玉堃博士的专著《中国传统动物文化》系其《中国古代生物文化概论》后，关于动物文化研究的又一力作。该书全面论述了动物文化的诸多方面，全书内容涉及面广，论述观点科学详实，不失为中华传统文化方面的优秀专著。作者具有深厚的自然与社会科学交叉知识背景，对于开展这方面研究具有明显的优势。作为一名自然科学研究人员，作者特别关注社会文化科学研究，其耗费的精力是惊人的，这一点在该书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该书分为七章，分别阐述了：动物是人类生存与文明的物质基础、中国人的原始动物崇拜、动物与中国传统祭祀文化、动物与中国原始崇拜对象的形象、动物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符号标志、动物与中国传统象征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动物等相关内容。该书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个人独到的观点，其思想性很强，纠正在某些有关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上的误区。如在第五章中，通过论述动物的符号作用，提出了有关中国古代文明始祖神话形象的来源猜测。即认为伏羲的蛇身人面形象其实是远古服饰的形象遗留，这种解释为我们比较合理地解释了某些神话背后的客观现实，可以成为一家之言供学界探讨。

在现今社会中，动物是现实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动物的文化价值

在某些方面已经远远超越其经济价值。随着生态文明价值观念的提出，同时关注和深入理解动物的文化与生态价值，是我们实现这种社会价值观念的关键。动物文化学研究领域异常广阔，希望作者能在本领域内进行更深入研究，挖掘出更有价值的文化思想，撰写出更多的研究成果。



2015年3月26日

前 言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如何理解中国独特的文化现象，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动物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生命物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之一。在漫长的人类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动物不仅为人类提供了衣食住行方面的资源，也为人类的精神意识文明提供了想象的对象。纵观中国文明进程，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动物作为文明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中国文明过程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从动物角度来探究中国文化形成和发展，也不失为一个比较合适的方面。

有关动物在中国文化方面的研究工作已经多有开展，此类研究多集中在个别动物的民俗学方面。例如，比较早期的关于龙、凤文化的研究，其后又逐步扩展到虎、牛、羊、鹿、猪和狗文化等。迄今，有关单一动物文化方面的研究文献很多，从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来看，关于龙文化的文献多达500余篇，凤鸟文化文献有200余篇，虎文化文献有240余篇，其余动物等文化也都各有多篇文献发表。龙因其在民族文化历史上的重要作用而被广泛研究，从发表的文章及出版专著看，涉及的问题包括理论和实际发展等各个方面。如有关龙文化最主要的课题是关于龙的起源与原型问题，提出的观点也各有特点。具体来说，从闻一多先生专著《伏羲考》中认为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龙，是图腾糅合的遗迹，是一种虚拟生物的观点以来，到目前为止有多种观点发表：①徐乃湘、崔岩岫等认为来源于蛇；②何新认为来源于鳄鱼；③刘城淮认为来源于河马；④王大有观点来源于恐龙；⑤闻一多先生认为来源于图腾糅合；⑥陈绶祥认为来源于物候代表形象的组合；⑦尹荣方认为来源于松树；⑧胡昌健、朱天顺等认为来源于如云、虹、雷电等自然现象等。这其中又以闻一多先生的图腾糅合说与鳄鱼原型说为两大主要观点，每派各有多位学者支持。此外，关于龙文化方面的专著有刘志雄、杨静荣的《龙与中国文化》，以考古、文物资料为基础，对中国龙进行了研究。王大有著的《上古中华文明》、《中华龙种文化》、《龙凤传人》、《龙凤文化源流》等专著系列，从中华

龙文化的形态层、氏族徽铭的支系图腾制度层、相沿传承的民族心理文化基因层等，从传统文化上、角度上总结了中华龙文化史的发展脉络。此外还有陈绶祥著《中国的龙》、何星亮著《苍龙腾空》、庞进编著《八千年中国龙文化》。高校研究生课题方面，也有关于龙文化的专项研究论文出现，如姚远的《中国传统龙纹的图像与符号学意义研究》、王利利《龙的符号形成与现代演绎》等。这些研究从符号学角度对龙纹的起源、发展、分化、定型及现代的发展进行综合分析，并且认为远古的龙纹大都具有符号的意义，其标志作用大于说明作用，表号意义大于审美意义。虎作为仅次于龙的动物，也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如张泽洪利用史籍文献及民族志资料，从三方面分析西南少数民族的虎崇拜，指出西南民族的南诏王异牟以身披虎皮的仪节来显示其西南王者的地位。并认为，西南彝语支及氏羌族群，包括彝族、白族、土家族等9个民族，都流传有关虎图腾的神话，并有虎图腾崇拜的原始习俗。孙明光研究发现，在青海省同仁县隆务河中段的年都乎村，每年都要举行一次古老的祭祀，当地人称为跳於菟（於菟一词就是老虎）。这种仪式的动机是让这些“老虎”进村去驱赶瘟疫和妖魔。此外，著名学者汪汾玲的专著《中国虎文化》则是有关中国虎的单动物文化研究的专门总结，该书对以虎为中心的动物文化展开了比较全面的叙述，挖掘出很多有价值的资料。鸟作为动物文化研究重要一员，也多有研究文献发表。何科根对古代文献中“越裳献雉”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通过献上特殊的鸟来确认其藩属国的合法地位。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有的用来“贡”、“献”的品物，作为一种沟通藩属国与宗主国关系或地方与中央关系，传递政治信息的载体，使得这种品物，在其自身物质性之外，负载了更多人类社会所赋予它的特定的意义。郭淑云研究认为，满族先民在长期的渔猎生活中，鹰、雕等猛禽得到驯化，成为满族先民重要的狩猎工具；满族禽鸟崇拜观念十分悠远，内容极为丰富，并形成许多与禽鸟联系密切的特有的生活习俗、情趣与禁忌，构成独特的鸟文化。鸟是满族古神话的重要主题之一和萨满教祭祀的重要崇拜对象。

从上述文化研究情况看，有关单一动物文化方面的研究无疑已经开展得比较全面深入，研究结果对解释某些古代文化现象具有一定的作用。近年来，也有关于多动物种类的综合性研究出现，如王小盾先生出版的专著《中国早期思想与符号研究》，就是对中国古代有关四灵动物方面的专门性学术研究，该著述对我们全面理解古代文化中的四方神灵等文化现象有比较好的参考价值。尽管如此，对动物在中国文化全局发展中的作用进行总体系统方面的研究，目前还显得非常薄弱。

除了中国，世界上其他文明也都受到动物因素的影响。如印度、尼泊尔等国传统宗教中蕴涵着丰富的动物文化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尼泊尔著名学者 Majupuria T. C.就对印度教和佛教中的相关动物文化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结果形成了专门的系列著作，如 *Erawan Shrine and Brahma Worship in Thailand with Reference to India and Nepal*、*The Divine Glory of the Gurardian Deity of Nepal*；尤其是他的专著 *Sacred Animals of Nepal and India* 集中系统地论述了印度教和佛教中的相关动物象征意义，是我们了解印度和尼泊尔宗教文化的重要著作。西方文化学者也对动物文化现象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如早期的 Brion M.探讨了艺术中的动物形象，出版了专著 *Animal in Art*；de Gubernatis A.则研究动物的神秘文化现象，出版专著 *Zoological Mythology*；而著名学者 Manly P. H.则在其大部头的 *The Secret Teachings of All Ages* 一书内，利用两个章节专门论述了全世界各种文化中有动物的神秘文化现象；此外，Laura Hobgood-oster 则探讨了动物在基督教传统文化内意义，出版了 *Holy Dogs and Asses: Animal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一书。近年来，埃及发现了众多的动物木乃伊，证明动物在古埃及文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其相关研究已成为埃及文化研究的重要方面。

开展动物对中国文化影响方面的研究，对于深刻理解我们的文明历史、了解我们文化的本质与特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今，世界人类文明已经进入需要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阶段，以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阶段必须结束。要建设以生态文明为核心的新文明发展方式，除了提高人们环境科学水平外，强化有关动物文化传统知识的宣传教育，也是我们促进人们生态文明意识的重要手段。写作本书，就是通过系统阐述动物在中国古代文明中所起作用，探讨其对中国古代文化形成的影响，从而揭示中国古代文明本质特征，为全面理解中国古代文明提供新的视角，这也是动物文化研究的理论与实际价值所在。

你喜欢动物吗？你知道动物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吗？如果你想知道，那么就阅读本书吧。

马玉堃

2015年1月

目 录

序 前言

第一章 动物是人类生存与文明的物质基础	1
第一节 动物作为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	1
第二节 动物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物质基础	10
第二章 中国人的原始动物崇拜	15
第一节 原始动物崇拜的起源	15
第二节 新石器时代不同原始文化的动物崇拜	16
第三节 原始崇拜动物的类型	25
第三章 动物与中国传统祭祀文化	30
第一节 中国古代祭祀活动的场所	30
第二节 中国古代祭祀活动的对象	45
第三节 动物在中国古代祭祀活动中的作用	55
第四章 动物与中国原始崇拜对象的形象	72
第一节 岩画所反映的中国原始崇拜对象的形象	72
第二节 出土文物所见中国原始崇拜对象的形象	85
第三节 古代文献所见中国原始自然崇拜对象的形象	118
第五章 动物作为中国早期文明的符号标志	138
第一节 动物与早期中国人自身和群体标志	138
第二节 动物与早期中国人时空系统标志	148

第三节	动物在中国人四方时空中的象征作用	168
第六章	动物与中国传统象征文化	177
第一节	中国古代典籍记载的象征吉凶的动物	177
第二节	动物预示吉凶及其对中国古代社会心理的影响	183
第三节	动物象征与中国民间的吉祥文化现象	189
第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神圣动物	195
第一节	神圣的陆生动物	196
第二节	神圣的水生动物	206
第三节	神圣的飞行动物	220
第四节	神圣的昆虫	228
参考书目		233
后记		236

第一章 动物是人类生存与文明的物质基础

第一节 动物作为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

人与自然、生物之间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层面上的关系，表现为人类依赖自然和其他生物而存在；二是基于物质层面之上的精神层面的关系，表现为人类依据特定的自然和生物而产生的各种思想与观念。与上述两个层面相关联，人与生物的关系具体表现为认识、改造、利用、观赏和艺术表现等多个方面。

在古代，人类最早对各种动物的利用主要表现为一种直接的利用。那时的人类利用简单的工具进行原始的狩猎、打鱼活动，人类对动物的认识是很肤浅的。由于没有文字，其相关的动物知识是以口头语言相传的。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生产工具的进一步改进，人们已经由简单的渔猎生产逐步发展到农牧生产活动。农牧业的发生和发展直接导源于人类对野生动物的驯养和家化活动，这一点已经为众多考古发现所证实。

一、旧石器时代原始中国人对动物的利用

原始社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根据人类使用工具情况，原始社会可以分成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个阶段。那时的人类，由于生产能力比较低，只能简单地直接利用动物作为其食物资源。这种直接利用的表现形式主要就是原始狩猎行为，此后，在原始社会的后期才逐步发展到驯养动物和狩猎并举的利用方式。

目前，考古学已经在中国大地上发现了众多旧石器时代人类遗址，出土了大量的原始中国人的旧石器时代遗物。通过观察这些发现，我们可以清楚地意识到，整个旧石器时代中国原始人类对动物的依存程度是非常高的。几乎每一处遗址除了发现原始石器外，最主要的遗存物质就是各种动物的骨骼化石。笔者对目前已经发布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文献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说明，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存中，除去石器外，动物化石是最主要的遗物类别。表明人类与动物之间自始至终的联

系。其中兽类化石又是主要动物类别，又进一步证明哺乳动物在人类食物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各种动物遗存情况归纳在表 1-1 中。从表 1-1 还可以看出，在近 200 万年的整个中国旧石器时代，有关装饰类遗存器物，最早出现的时间在距今 3 万年左右的山顶洞人的文化遗存。就是说人类利用物质形式来美化自己，时间大约是到旧石器晚期才开始的。所利用的装饰品质除石器外，也包括动物的骨骼、牙齿等材料。如果有证据说明人类精神生活是从这些装饰品来反映的话，那么人类最早的精神活动出现的时间就是在旧石器晚期。

表 1-1 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动物遗存

遗址名称	距今年代/万年	人类类型	动物种类与数量	装饰类器物
山西西侯度村	180		兽类 7 种	
陕西蓝田公王岭	115~110	蓝田人	兽类 42 种	
河北原阳小长梁	100		兽类 7 种	
河北阳原东谷坨	100		兽类 6 种	
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	50~20	北京猿人	110 种（兽类 90 种）	
陕西大荔解放村	20		兽类 11 种	
湖北大冶石龙头	20		兽类 10 种	
黑龙江交界遗址	17.5		兽类 12 种	
阳原与阳高交界许家窑	12.5~10	许家窑人	兽类 19，鸟类 1 种	
广东曲江	12	马贝人	兽类 18 种	
贵州黔西县观音洞	11.5~5.7		兽类 20 种	
西北萨拉乌苏	4	河套人	45 种（兽类 33 种）	
西北水洞沟	2	河套人	脊椎动物 15 种	鸵鸟蛋皮饰品 1 件
辽宁海城仙人洞	4~2		兽类 38 种（其他动物多种）	装饰品 5 件，包括牙齿 4 件、蚌壳 1 件
山顶洞	3.4~2.7	山顶洞人	54 种（兽类 48 种）	装饰物 100 多件
山西丁村		丁村人	兽类 28 种（其他动物 5 种）	
四川资阳县		资阳人	兽类 8 种	
广西柳江		柳江人	兽类 7 种	
湖北长阳		长阳人	兽类 8 种	
山西朔县峙峪	2.9		兽类 8 种（多为马）	石墨质装饰品 1 件
四川铜梁张二塘	2.5		兽类 4 种	
河北虎头梁			兽类 5 种	动物性饰品 13 件
贵州普定白岩脚洞	1.5~1.2		兽类 22 种	
辽宁喀左鸽子洞			兽类 20 种	
山西大同青瓷窑			兽类 6 种	
山西蒲县薛关村	1.35		兽类 5 种，鸟 1 种	

注：据《旧石器时代考古》^[1]等资料整理

[1]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年.

二、新石器时代中国人对动物的利用

中国新石器时代是指继旧石器时代之后到夏代之前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中国人对动物的利用形式除原始狩猎活动外，更主要以对野生动物的驯养和家化为主的形式。驯养和家化动物自此成为人类获取动物类食物的主要方式。中国人对动物的驯养利用，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在这种长期艰苦社会实践过程中，广大劳动人民不但付出了艰辛的体力和时间，同时也倾注了自己的感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动物的驯养和家化对人类文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人类是伴随着动物驯养家化的成功而进入农牧时代的。动物的驯养过程，是人类长期接触、驯化、围养、圈养野生动物的艰苦过程。中国幅员辽阔，野生动物众多，驯养家化动物的历史悠久。长期历史实践的结果，中国人培育出来非常多的家畜品种，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十分巨大的贡献。

驯养和家化野生动物的目的是多方面的。驯养和家化的动物除了作为食物资源外，还可作为人们的药材、衣料、生产和生活工具。此外，驯养动物还可以保护人们的安全，作为人们特定的精神生活需要等。以下结合具体动物种类，详细说明中国人对野生动物的驯养和家化利用情况^[2]。

（一）中国古代驯养家化动物的种类

经过初步统计，目前中国有 80 余种动物被驯养家化成功。在这众多家化动物中，包含许多优良品种，如猪有 60 余个，牛、羊各有 40 余个，马和驴共 40 余个，家禽有 50 余个，而蚕则多达 100 余个。这些家化动物构成了我国人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有关新石器时代家化动物的起始时间与地点见表 1-2，表中所列内容是依据相关研究报告归纳而来，其中主要参考了郭鄂《中国古代动物学史》中的表 12-14（表 1-3~表 1-8 皆参考该著述相应表格内容，在此一并注明）。

（二）食用类野生动物的驯养与家化

1. 猪的驯养与家化

猪作为中国传统六畜之一，有着十分悠久的饲养历史。根据有关专家的考证，

[2] 王幼平.《旧石器时代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

表 1-2 中国家化动物年代表

动物名称	大约家化年代（公元前）	家化地区
狗	16 000~12 000	松花江地区
黄牛	10 000	松花江地区
马	10 000	松花江地区
绵羊	8 600	黄河上游、内蒙古草原
山羊	8 000	黄河上游、内蒙古草原
猪	7 000	桂林地区
鸡	5 500	黄河中下游
家蚕	5 000	山西
瘤牛	4 000	河南、山东
水牛	4 000	山东、浙江
猴	4 000	河南
象	2 500	河南
牛	2 500	青海地区
鹅	1 600	山东
鸭	1 600	山东、河南

表 1-3 中国古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猪化石的地区与大约年代

遗址名称	年代（公元前）	遗址名称	年代（公元前）
广西桂林甄皮岩	9310~5580	甘肃秦安大地湾	5200~4800
河北武安磁山	5400~5100	江苏南京北阴阳营	4000~3000
河南郑州裴李岗	5500~4900	山西芮城西王村	3600~3000
浙江余姚河姆渡	5000~4800	陕西西安半坡	5000~4500
山东滕县北辛	5400~4400	内蒙古赤峰红山后	4500~3500
辽宁沈阳新乐	5300~4800	上海马桥	3300~2200

猪是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最常见的动物。目前比较公认的是，中国家猪由华北野猪和华南野猪在六七千年前驯化而成。在中国众多历史文化遗产中，均有猪的化石被发现。如出现于广西桂林、河北武安、河南郑州、浙江余姚、山东滕县、江苏南京、陕西西安、甘肃秦安、辽宁沈阳等史前遗址，其具体化石的原始遗存地点与遗存的大约年代见表 1-3。

研究表明，长期的饲养驯化使得家猪的体形发生了明显变化。野生猪为了生存，其前半部很发达，占整体 70%以上，而随着人类驯化，因其自身安全等野外因素的丧失，其体形亦相应变化，直至现代完全与野猪相反，说明人可以对其他

物种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图 1-1）。

2. 牛的驯养与家化

牛是我国古代最经常利用的动物。旧石器时代，人们捕获野牛作为食物。其后，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则开始驯养黄牛，并使之逐步家化。中国驯养的牛包括三个种类，黄牛、水牛和牦牛。黄牛包括普通黄牛、瘤牛、大额牛和犏牛。中国古代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黄牛遗物，表 1-4 列出了部分文化遗址发现黄牛遗物的大概情况。

从以上有关证据分析，牛在距今 10 000 年前后，由北方原始居民所驯养家化成功。驯养的种类可能是长角牛、短角牛和瘤牛。其他黄牛种类在晚些时候被驯化成功，如犏牛和大额牛在公元前 1 世纪在华南地区驯化成功。最早驯化黄牛的部落可能包括炎帝、伏羲氏。炎帝是古羌人的部落领袖，羌人是驯化羊的部落。炎帝用牛头作为部落的标志，曾在现今河北涿郡一带活动。

水牛在亚洲有三个野生种类，即菲律宾野水牛、印度野水牛和印度阿尼水牛。学者认为，家养水牛起源于阿尼水牛。水牛也是新石器时代常见的出土动物，黄河下游一带的河北邯郸、河南安阳等，长江中下游的江苏吴县、常州、浙江河姆渡等地区。在湖南澧县发现的水牛骨，距今有 6250 年。河姆渡发现的牛骨距今有 4000 年，说明水牛在当时已经被家化成功。

犏牛又称牦牛，分布于我国西部海拔 3000m 以上地区，《山海经·西山经》：三危山“其上有兽焉，其状如牛，白身四角，其毫如披蓑，其名曰微徊，是食人。”三危山经考证乃甘肃的祁连山及其以南的山岭。对青海都兰县一处公元前 2000 年遗址考察发现了一件牦牛陶器，结合其他家畜发现说明，牦牛极可能在当时已被家化。

3. 羊的驯养与家化

现在家化的羊有绵羊和山羊两种。关于两种羊的祖先，目前认为家绵羊是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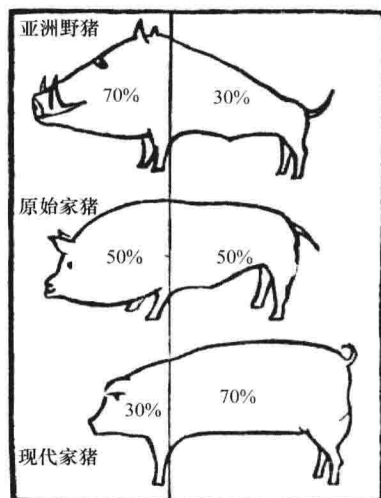


图 1-1 猪的形体变化

（据《中国古代动物学史》

图 12-13，仿钱燕文，1979；梁家勉，1989 等）

盘羊驯化而来的。至于是由哪种盘羊家化的,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多数学者认为,捻角山羊是中国家山羊的祖先。据《山海经·西山经》记载,陕西华山是捻角山羊的散居地。据此及考古证据可以初步认为,7000~10 000年前中国人家化了山羊。表 1-5 列出了我国发现羊的部分史前遗址及其大约年代。

表 1-4 中国史前时期新石器时代黄牛遗存

年代(公元前)	出土地点	特征	资料来源
5405~5285	河北武安磁山	短角牛牛骨	《考古学报》,1981,(3):340
5500~4900	河南新郑裴李岗	牛骨	《考古学报》,1984,(1):44
5500~4400	山东滕县北辛	牛骨	《考古学报》,1984,(2):96
5150~3790	陕西宝鸡北首岭	牛骨	《考古》,1979,(2):106
4500~	江苏邳县刘林 江苏连云港二涧	牛骨	《考古学报》,1962,(1):96;《农业考古》,1985,(2):106
3300~2200	上海马桥	牛骨	《考古学报》,1978,(1):121
4800~4300	陕西西安半坡	牛齿	《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图195
3900~	山西夏县东下冯	牛骨	《考古学报》,1983,(1):88
3000~2300	山东历城龙山镇 河北唐山	牛骨	《城子崖》,1991 《考古学报》,1959,(3):17
3500~	内蒙古奈曼旗大沁他拉	牛骨	《考古》,1979,(3):221
3500~	内蒙古宁城南山根	牛骨	《考古学报》,1975,(1):126
2780~2100	河南安阳后岗	牛骨	《考古学报》,1985,(1):78
3300~2900	甘肃东乡林家	牛骨	《考古学集刊》,1984年,(4):154
3000~	广东潮安贝丘遗址	牛骨	《考古》,1961,(11):582
3000~	广东博罗 海南灶岗	牛骨	《考古》,1961,(12):651;考古,1984,(3):209
3000~	广西南宁贝丘遗址	牛骨	《考古》,1975,(5):301
4400~3300	湖南澧县三元宫	牛骨	《考古学报》,1979,(4):474
2460~2330 ~1300 ~1300	湖北黄冈螺狮山 福建闽侯县石山 福建闽侯溪头	牛骨	《考古》,1985,9(7):656;《考古学报》,1976,(1):114;《考古学报》,1984,(4):493
2200~2000	云南宾川白羊村	牛骨	《考古学报》,1981,(3):365

表 1-5 我国发现羊遗存的古代文化遗址

文化遗址名称	年代(公元前)	羊种类
郑州西郊	5000~4500	家绵羊
西安半坡	4800~4300	家绵羊?
城子岩	2500~2000	殷羊(家绵羊)
赤峰红山后	3500	家绵羊
永靖马家湾、临洮马家窑	3300~2900	家绵羊、山羊
三门峡庙底沟	2780	山羊
新郑裴李岗	5500~4900	羊骨(未鉴定种类)

4. 鸡的驯养与家化

现代饲养的家鸡由野生的原鸡驯化而来。考古发现中，鸡的遗骸是很常见的动物种类。综合考古学文献，家鸡在河北、河南、山东、陕西、辽宁及云南等南北广大地区皆有化石被发现（表 1-6）。综合目前的有关证据，鸡被家化的时间约在公元前 5000 年。驯养的鸡主要作为食用家禽。

表 1-6 公元前中国出土的鸡的遗物

年代（公元前）	出土地址	遗物	资料来源
5405~5285	河北武安磁山	家鸡骨	《考古学报》，1981，（3）：339
5500~4900	河南新郑裴李岗	家鸡骨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196
5400~4400	山东滕县北辛	家鸡骨	《考古学报》，1984，（2）：186
4390~4180	河南安阳后岗	家鸡骨	《考古学报》，1985，（1）：78
5150~3790	陕西宝鸡北首岭	家鸡骨	《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145
4800~4300	陕西西安半坡 山东潍县鲁家口	家鸡骨	《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考古学报》，1985，（3）：350
4300~2500	山东泰安大汶口	家鸡骨	《大汶口》，文物出版社，1974：157
3900~2780	河南陕县庙底沟 甘肃兰州西坡	家鸡骨	《庙底沟与三里桥》，1959；考古通讯，1960，（9）：3
3300~2950	甘肃东乡林家	家鸡骨	《考古学集刊》，1984，（4）：154
1400~1000	云南元谋大墩 辽宁本溪庙后山 河南安阳大司空村	家鸡骨 家鸡骨 鸡骨架	《考古学报》，1977，（1）：70；《考古通讯》，1985，（6）：491；《考古学报》，1955，（9）：31

5. 鹅和鸭的驯养与家化

鹅和鸭是除鸡外另两种主要饲养家禽。鹅和鸭的驯养与家化可能比鸡稍晚一些，在四五千年以前。新石器文化遗物中有福建武夷岩石门山出土的一件陶鸭。此外，殷墟出土了一件玉雕的鸭，妇好墓出土一件石鹅和三件玉鹅等。学者普遍认为，鹅的祖先是野生鸿雁，麻鸭由野生绿头鸭家化，长江以南的家鸭可能由斑嘴鸭驯化而来。鹅和鸭的驯养与家化除了上述实物证据外，古代文献中也多有记述，具体见表 1-7。

（三）工具类野生动物的驯养与家化

1. 马的驯养与家化

马可以说是最彻底的家化动物，野生的马已经绝迹。至于现存的唯一野马——普氏野马，并非是家化马的祖先。谢成侠、刘后一等学者认为，中国的家马起源于